



論語

卷之一
卷之五

12
3567
1



門 口 12
號 3567
卷 1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
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
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一作季氏史索隱云

卷反目書

論語集註序說

山崎嘉次

昭和41年12月20日寄
原安三郎氏贈

41-9298

一本作委吏與為司職吏去田蕃息

孟子合今從之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與杜同蓋擊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

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

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

景公有聞韶問政一事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感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

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

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

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秋合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

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一年事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離由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後

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

見南子有下失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

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盼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

荷蕢過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

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

皆此一語而孔子如蔡及葉有

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葉

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

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

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若楚主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楚昭王將以書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有祀宋損益則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

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年之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

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

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其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又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

後世以書
論語孟子法
山崎嘉熙

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

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

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

見得長短輕重○又曰讀論語孟

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讀論語孟子法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
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
章十六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
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
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

論語集註卷一
山崎嘉熙

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存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

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鮮，弟好皆去聲。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功於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又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

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洽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以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

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入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則弟子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合德矣。洪氏曰。未有一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

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

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而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此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下平聲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之。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在子。不得自尊。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

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至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親。則亦可

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

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

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

有道未免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與平聲，磋七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

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

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一章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 共音拱 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為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音導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事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速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未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

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去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指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自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為，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言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

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亦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以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進

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

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比必
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

廢其
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積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

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終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于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

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

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

無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軌五兮反

月軌音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軌，棘端橫木。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棘端上曲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棘端上曲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平。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已。然之亦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而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

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
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傳本四書 詩言集註卷二 山崎喜魚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

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王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論語集註卷二 山崎喜魚

林放曾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聲易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

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

入。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

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二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樂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眩普。莫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眩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士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士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

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若非素理之精微。通死生幽明之故。鬼神之情。又仁孝誠敬之極。至感通則安能至此。故明得禘之意。則何事不明。得此而感得。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意。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奉也。與。奉也。

觀其不與祭而心之歎。然者。如此則與祭而如在。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

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蓋他用與
竈二者未
限夫子特
揭出一字
以壓倒之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
衛之權臣故以此調孔子
謂增與相言通非也
之可以作善則降之以福作不善則降之以禍感德之理豈非理則獲罪於天矣天即理
天理便是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寵之可也若立心行事違
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寵所能禱而免乎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寵亦不可媚於與
也此意則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
其不知此意亦非所以取禍而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其言渾然至
使賈知此意則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

從周郁於大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威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

子曰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

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大音泰那側留反

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哉孔子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

反氣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一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人。若曾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

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音樂

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也。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親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

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文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馬於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
 坵管氏亦有反坵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丁好去聲坵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坵在兩楹
 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
 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
 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
 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
 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
 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

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木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
 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坵桓公內嬖
 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
 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
 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
 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
 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
 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
 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
 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
 也以成語去聲大音
 泰從音縱

譔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敝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真。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敝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賢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

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
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
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讓
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
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
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
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
所行之哉
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

聲焉於處
反知去聲

里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
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
洛知

去聲

論語集注卷三

十四

里仁為美

約窮困也。利猶資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約必隘。又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

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丟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造上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自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

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必及於其身此

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果能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果能。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

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一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

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然謂多取。然。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之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中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

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其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然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其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也。○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

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故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

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學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造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 焉於廈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

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凡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

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未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慮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

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哉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數。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未十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幾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不在。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出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敵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

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節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向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強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

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

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寤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寡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慶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其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著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

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數之疾。通於初妻之嫌。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棗。文子使疾弟遺室。托婦。其歸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漫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

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

知也

枕音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枕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枕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詭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爨居之義。同歸於不知。直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慶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以私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

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

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行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文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秉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文子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撥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

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直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諫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

大夫名兪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施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

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

其鄰而與之。

醢，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亦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而千鈞萬鐘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

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可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私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車。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子路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論語卷之六

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而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邑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

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一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者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柰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

秉使為貳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天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用騂肉周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

氏曰。以警賤為父。而有舜。以絲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繁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

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

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

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

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則則必取禍素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李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

未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

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

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護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
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
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
退而已矣此冉求
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

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謹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

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

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日消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友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入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

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也。

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

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可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

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一字並五。敬反。下。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搖。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藝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一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唯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無。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

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

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

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

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浴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久。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二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

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

商賢大夫。見天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

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

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斐居。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

復。扶又及。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感矣。

據於德

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未兼該。內外交養。自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渾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旁粉反。悱。芳非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下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

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敬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以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

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

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為此語者。恃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

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之吾身之所以。

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字不知肉味蓋心於是而不及

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

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朝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朝於是

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發。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

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曰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恃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徒

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
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
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
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

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貧賤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

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

恒矣。

亡。讀為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未轉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綱。以木繩屬網絕。

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與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

之次也

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
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
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
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
言善惑者疑夫子不與見之也

見賢遍反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

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
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
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
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
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
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
之則至何
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
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
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

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

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

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曰馬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矣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

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

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

之禱久矣。

誅力軌反。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窮商之心。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其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

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

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澌淵。如履薄冰。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

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敬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

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曾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也。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

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次顛沛之遠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

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豈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

君子人也。

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

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議。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

卓然自立。而不以為事物之所攝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

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

已其亂也。

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人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

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才，而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求，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死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

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

耳哉

摯音至。睢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序。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

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原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識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

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

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適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中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弗洫。呼域反。間。鑄隙也。謂指其鑄隙而非議之也。非。非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鑄隙之可議也。故冉言以深美之。○揚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

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

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二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

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揚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

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

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

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

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

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數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秩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太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問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

喟然歎此顏子學既自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象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
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曠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

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

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夫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

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

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稼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一端以問

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

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狂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

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推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柯有於

惜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

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責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已

焉知之焉。於夏及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

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必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

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懼。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任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之致反。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佞。弱者必求。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實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揚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嬖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自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

至。勤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造反下同

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

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

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蹻蹻如也與與如也

蹻子六反。蹻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蹻蹻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問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反

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古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續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手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守立之處。所謂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敬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搥也。齊。衣也。禮將升堂。兩手搥衣。使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

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悅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跼跼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

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踣踣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子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賓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緇飾

紺。占暗反。緇。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

給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褻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觶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績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王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月服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

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

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音嗣饘於

糞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遣火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入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見其入也。與不賞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

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

藪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

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疋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當以拜。藥味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入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詩六反。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以席先。

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文不可以襲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太太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大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坐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其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內視也。禮曰顧不過載。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詩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變。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實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臆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